

集部

慈湖遺書卷十八

宋 楊簡 撰

炳講師求訓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甞有訓曰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内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為一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

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其心體如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其無際畔之中易曰範圍天地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灼然始信人人心量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别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為不善用力急改過改即止切毋他求故子曰

改而止此心至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炳講師作此表軸求書故書

恪請書

吾鄉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還中

規折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為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葉元吉請書

臯陶曰兢兢業業孔子發憤忘食為之不厭又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翁埏之請書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聖百

姓日用而不知耳而況於同邑君子翁彦陽有爽齋之行非聖乎夫道一而已矣是者是道非者非道百姓所以不自知者自顧未能無過安敢言聖孔子曰改而止改過即止無庸他求其甚念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而多不自信故因其曾孫埏之請書

書表軸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懸水三十仞圜流

九十里魚鱉不能道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況於人乎某讀此不勝起敬而歎曰有如

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者甚矣夫道之不明也不惟此章雖孔子主忠信之旨亦未聞有發而揮之忠信之為德也至矣乎忠信之心人皆有之忠信無他奇巧亦無思慮直而行之此正孔子所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其曰主忠信言乎所謂主本者忠信而已忠信乃大道之異名而人不悟也丈夫者得全乎忠信故出入乎波流之中若神使微起計度意慮即私矣即不實直矣忠信之為德也至

矣乎禹屐遺而不取冠掛而不顧淮南子以為禹之趨時然也陋哉淮南以己度聖不知其誣也孟子曰禹行其所無事此語近之要之禹之心豈言意之所能盡禹之心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樂平縣學講堂訓

按學古字為斅斅即今孝字一字而兩音固多蓋古所以斅為孝者又為學音于以見古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也時有古今道無古

今時有古今性無古今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而生刑自反而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凶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書遺闕文儀

蒙養之功非有覺者莫知令文儀直諒明敏勇於義深有味乎如愚如蒙蒙養聖功之旨文儀殆已覺而未全無疑可更書前後曲折以告某見病當劃

書遺桂夢協

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

者所造有淺深其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某

局中祭先聖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仕行其義固某等所當為懼無學也不學而仕古人耻之某等學不逮古人然有先聖之訓在幼而讀之略知趨向矣習是勝非他日不敢負也敢以敬告

先師

學之不可已也自少至老蓋不容一日廢不惟不容一日廢斯須不可廢也孔門好學先師一人求為孔門弟子於千百載之下者舍先師吾將焉歸某等誦詩書久堅此志自今以往未至於道不敢止也雖曰不可以政學向也不學及政而始學則所未聞向也學爲政而不廢學可也敢告先師

鄒國公

惟公器大無近用尋在所直尺不可枉終身王道無有

二說琢而小之萬鍾不受也千載之下此風可以立

人其等雖不肖讀公之書有日矣敢不從公之後

辭廟文

欽惟心之精神是謂聖道發育萬物是謂聖道生天生

地是謂聖道人有死生之殊道無死生之異世有古

今之殊道無古今之異舊有告辭之章道無動靜離

合違無毋意毋我舉天下萬古神人之心皆若是

秋祀禹廟

某不可思充艱若時精一專欽惟聖帝道光萬世賴之秋有彝章酌獻豆觴假守攸司恭敬是將神之格斯其尚饗斯

晉王右軍祠祝文

右軍偃武正論百世不磨字畫累我顧爲慙德者所多後儒罕知治道往往以俎豆之事老生常談而翰墨瀟洒駿逸之態爭覩欣翫袂相屬肩相摩今茲鍼犀

子之膏肓障千載之頹波右將軍本衷清明當知後世有四明楊某者發其正情

唐顔魯公祠祝文

魯公臨大節而不可奪發諸心畫莊敏肅括凜凜可以立懦夫振叔末今祠而祝之孰不仰之敬之某灼知其必可以感動吾民之秉彜何日忘之

邑人求春秋祀董孝君詞

夫孝人心之所同天地之所同鬼神之所同徵君用此

心於千載之上吾邑人敬而奉之於千載之下豈惟邑人敬而奉之一郡之人敬而奉之豈惟一郡之人敬而奉之際天所覆凡在人倫中者有所不知知則孰不敬而奉之嗚呼至矣是謂至德是謂要道是謂人心之所同惟爾有神惠相之俾某既茲在位永保所自有之本心以對越明神以對越上帝

縣學立大隱楊先生石臺杜先生祠文

欽惟道心無古今無淺深堯舜此心禹湯文武此心周

公孔子此心天下萬世同此心惟放逸失之祇敬不違先生有之故文正范公禮敬之今茲建祠先生清明何所不照知百世祀之

諸廟

敢以一獻之禮告至於其神惟神之神上與天通下與地通中與人通通通一至神無有二道大道甚夷不容徼置意於其間其雖有此心未能無過敢不兢兢孜孜以保養吾意必固我之初以敬事神

土地

俗曰土地古曰中霤州縣主社家主中霤某今家於此依神而居神無大小道通為一上下通天地旁通萬物神道如此人亦如此某敢不敬修其在人以敬事

神

祭中霤文

維年月日敢敬告于中霤之神竊惟陰陽不測之謂神妙萬物之謂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洋洋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之謂神天以是生地以是成人以是誠中
靁以是靈洞觀此機幽明一心爰敬爰祀孰知精祲
尚饗

饒娥僊聖

至孝格天龍震于淵天猶敬之宜世稱賢是廟是享是
崇是仰孝人所同同知所尚其長斯邑首訪而知維
無舊文當啟新儀一獻為禮神豈需此昭明孝道庸
示百里

祀社

其敢用量幣柔毛剛鬣嘉蔬清酌庶羞致祭于社神惟
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為惟神無疆而化而生而
順而行道無二順心無二神禮物攸叙齋明有融不
可度思斯寂斯通

后土勾龍氏

維茲仲春脩祀事於邑社惟神作配載在國典功著水
土平易九州厥德無疆體合匪倖以薦以奠匪度邈

是謂一神即人而神

稷

惟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為惟神無疆而化而生百穀用成庶民用寧是典是興惟茲中虛之誠可以感通通為無窮

又

維茲仲春恭脩稷祀惟神作配功在稼穡粒我蒸民莫匪是極頌曰斯文斯文在茲其辭恭其欲儉我其敬

之

立春祭太皥勾芒文

帝出乎震大化玆始邑有彛典令率其屬肅敬以迎有酌有獻至神感通匪幽匪邈匪異匪合弗可度思

祭雷師

某敢用量幣柔毛剛鬛嘉蔬清酌庶羞致祭于雷師之神神氣風霆無非至教隱隱磤磤不可攬取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是謂至神與天地同有動有靜有敬有

恭感通於無窮

祭雨師

至哉一氣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萬古注焉而不盈萬物資焉而化生是有至神不可度測不識不知聖曰帝則

到任謁社稷

准令首謁社稷視壇壝敢敬致釋菜之禮欽惟至神無體無思無為而無所不通其敢不即無所不通一以

貫之道以有事于社

到任謁諸廟

恭惟至神無所不通某假守于兹祇見祠下敢不即無所不通之道以有事於爾神

誅詞

禍災之來惟人自取民愚莫惻良可憫傷大道洞然生天生地生人及物保合太和本無疵癘情偽兹動為非為僻為淫為邪於大道大和之中起乖爭悖亂之

氣薰蒸流注疫癘斯起今玆禱祈衆心一誠道復見可以對越上帝可以感通隂陽可以轉乖厲之氣為大和可以變禍災為福祥即此一誠廣大貫通不可致詰有此神用不可不信

祈雨

東作方興民田盡槁膏雨雖至猶未通洽深念他時老稚轉死於溝壑甚為此邑之父母不勝痛切惟明神哀憐之

謝雨

天道非遠不離人心人心匪殊是謂天道本無睽間奚假和同孰司雨暘之機妙在聲臭之表豈容報謝不可度思

祈雨

天人一致聖愚一性雨暘一機三才一氣本氣大和安覩乖厲民物紛紛意欲焚焚忿爭奪情僞萬狀爲蟲爲蠱爲悖爲亂感動上下愆錯陰陽豈天之爲實人

之咎是用齋禱起民敬心惟敬可以格天惟敬可以
通聖惟敬可以致雨惟敬可以致一人具此敬不敬
斯離敬斯復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諸廟祈雨

至神至寂昌徃昌來舊章是稽載迎慈像願錫隨軒之
澤終惠望霓之氓

東作方興民田就稿一誠共禱雲雨崇朝千里歡顏重
雲劇歛既獲感通之漸昌稽膏霈之期咎在人心固

非天意顧憫此攺過遷善寖寖獲養成就禮義生於給足惟大慈錫以沛然之澤

社稷

惟以涼德受此民社而適愆陽靡神不宗蒙降霈澤惟神無名無方無為無疆化生順行百穀用成茲舉嘗祀尚惟神之靈雨暘以時以迄于三登

社

惟德未純明雨暘愆舛靡神不宗旣蒙應矣而四邑久

稿尚虧一簣冐昧干神惟神無方化生順行益霈其

雩厥後益時以迄于萬斯倉

稷

其以凉德被命受此惟稷有神司我下土幹旋生育無

名無方無為無疆其也有罪而適愆陽神其昭明膏

澤應誠尚惟神之靈以往為霖百穀用成

諸廟祈雨

其玆以愆陽為災闔郡危懼衆禱䖏䖏應亦累累膚溜

已明忽復告止農事甚急過此無及某德未純某知罪矣惟神敷惠千里之氓錫以三日之澤生死骨肉判於旦暮某不勝懇懇禱禱之至

奉安聖水文

某茲迎聖澤闔郡危懼伏惟神龍祭此切誠憫此無告神氣風霆變化刻頃錫以滂然之霖某曷勝懇懇禱禱顒顒傒傒之至

海神祠山文

天人一致何所不通人違乎天始不一致腹臟生疾頭
目作楚其德未純政事愆違故雨暘亦愆惟神興慈
運神機霈膏澤惠我有秋使四邑赤子不失乳哺護
養本有之善其不勝懇禱顒傒之至

祈雪疏文

敬以一奠之禮致祭于其神竊以時雪未應疫癘間作
致禱舊章所不敢後欽惟此心無遠弗届至神感應
上天同雲載零載積凝和敷瑞其不勝純誠至敬辭

不能喻

封贈告家廟

孝曾孫某謹奉牲禮清酌庶羞祇薦恭惟祖德流光自

天錫慶啟考妣登秩斯崇某不勝慕仰敢不小心畏

忌思嗣前脩垂裕于後

受誥告廟

介曾孫朝請郎行秘書郎某昨准上吉除前職今茲拜

誥命又考功增秩皆前世積善流光某敢不兢兢在

時無忝所自尚饗

冬抵臨安祫享文

某進德未純未能寡過叨蒙新命備數學宮茲豈某之所自至致實惟上帝之遺訓未泯某敢不敬之承之禮曰大夫士有省於其君則干祫及其高祖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某既告於小宗謹以嘉蔬清酌庶羞用薦祫

焚黃祝文

孝子某敢告考君贈朝散郎妣君贈安人既告于廟更題神主茲疏告黄謹以嘉蔬清酌庶羞祗薦墓几欽惟先德肇本天眖答之滋至未已敢不兢兢恪脩率迪丕訓庶無隆遺緒

上元設醮青詞

敬以惟皇帝上無思無為無所不在無所不照知有感斯應不可度思帝降衷于民民皆有無思無為無所不照知之常性惟日用不自知私欲繁興禍災隨之

其雖微覺未精未一謬當郡寄政理闕失回禄之禍
災由人興匪天降之災咸自取臣不敢不勉惟帝興
慈憫斯宥斯民在塗炭如切臣之肌惟帝興慈憫斯
宥斯

黙醮青詞

欽聞上帝無聲無象無動無静無所不照知未嘗往未
嘗來有感斯應無所不通流俗謂上帝自天而下設
絹為黄道謂帝行其上至畢至陋不足以事上帝聞

有黙醮之法虛明廣大上帝憫民秉彝惟昏故比改過滋多加祐啟祥殄災息禍渾融大和不可射度

禳火青詞

臣欽惟上天不可以言而格惟善可以格温民改過遷善者寢多臣德未純不敢荒怠惟上帝憫斯護斯保養而扶持之俾毋罹其災拂亂其所為帝心融明有感斯應禱斯叩斯不可度斯

設醮青詞

郡邪洊災比屋懷懼民愚積釁匪天劇殃臣德未純無能昭假敬從輿議恭脩醮禳大道渾融三才共貫有感斯應保全太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祈雨青詞

虛明博大三才變化其中雨暘愆違千里危懼以請臣則有罪德未純明民雖無知性本靜止生死骨肉之機判於今日啜菽飲水之命懸於上穹錫以三日之霖觧此四邑之急發道中之妙用若有機緘運物表

之神功不動毫髮

又

愆陽為災民則有罪民愚罔覺宜宥以寛臣覺雖微亦

粗安止昌未精一有愧純明臣不可赦尚蒙帝恩衆

禱同虔累應敷潤未被沛然之澤不勝旦暮之憂千

里嗷嗷一誠懇懇恭脩碧玉太乙醮禮初禱輙應終

日通洽甲乙丙夜如注如傾生死骨肉之恩感深至

骨虛明變化之妙不可度思更祈三日已往之霖卒

濟百穀時播之務

施斛詞旨

敬以大道無形匪動匪靜萬古常寂無所不通惟彼迷途立我我所意興欲滋逐逐戀依沈魂滯魄昏昏莫知自因自縛自苦自樂逐味逐臭百趣千垢法食普供道味靜深即味匪味曰深匪深湛然澄淵清明本心無思無為不識不知

永嘉李春祈雨碧玉醮青詞後雨作改用

三才一致人自愆違久旱衆憂兹焉貢禱累蒙應矣未至霶然仰碧玉垂悲憫蒼生之無告赦臣知罪之故取民迁善之新啟醮初筵日庚申而奏夬澤終夕夜甲乙如傾四邑懽呼拜生死骨肉之大賜九天變化妙雲行施雨之神功更祈三日已往之霖卒濟有穀時播之務臣無任至感至禱激切屏營之至

奠余兵侍辭

具位楊某敬奉奠于故修史給事侍郎余公靈筵某獲

趨承之日雖無幾而獲趨承之義無二事職凡百有請有議温乎其容怡然精粹問答坦夷正直平易尚未侍容莫識其涯涘瞻顔聽辭疇昨近爾胡為函報曰致其事厥明就車心軫疑貳式遣問審天星采墜縞巾素裘哭于門内衣衾拜履既襲于地退而請庶幾乎果之制領容固辭有志弗遂遂歸而載惟出辭寫意為奠為禮幽光如對哭而薦之顧顧饗是

會奠邑宰鄭令君辭

具位某謹奉奠于故令君於乎旱旻垂雨雷動風行而雲徂矣月明哉生已光照吾邑而旋促西馭之車矣嬰兒待哺哺及唇𠰀而奪其母矣隻言单語微施略為已傳誦百里百里士民謂有父母我者至矣於乎天乎天德好生好生之德既降遽歛而去之殊非天意慼顩相告不知所謂王德孚尹令介石不貳英萃外發姦宄消氣曽未滌䵷民已蒙惠如何不淑天星忽墜良善無依宄狡無忌經旌肇銘邑人殄瘁其等

奉奠痛心殞涕

奠林景初辭

具位某使子某敬奉卮酒于故景初林公尊兄親至情深合并況頻啟胷吐心忱辭罄陳中庸之至不殺之仁篤實不孚踐之以身天胡困之千苦百辛家徒四壁甚於憲貧重以不淑遽焉訃聞望哭于室老莫亟奔使恪奉櫬哀衷阻申新卜湖濱山旋氣鬛就封戒期胡敢憚勤已整竹輿啟行凌晨雨不少輟冷氣覺

侵盥手以陽悲楚若針甚已不久感冒懼深緘辭以哭如對靈明

祭潘叔昌知縣文

其追惟向同學舍相過相與篤志實德務决疑阻厥後離羣不記何日聚會其官浙右君猶處學僅一再見自是隔闊泯泯到任於乎念哉叔昌既登科官遊益南北矧其去國遠闊靖處向一通問啟讀報帖如對芝眉欵宇不謂未幾而忽聞訃南望痛哭道里修阻

衰病居約欲往而註再拜緘奠薦諸栗主於乎哀哉

與叔昌訣矣於乎哀哉

祭高仲圓知丞文

同里友楊其望哭再拜以上一奠之禮于故友仲圓高子知丞靈前州里之賢有如仲圓萬口稱善忠信正直德繾綣相去四十里不得時見别去易久茲得行甫書忽以訃聞於乎哀哉善類淪沒正道寡無哭以遣奠哀哉於乎

祭伯兄文

介弟某位某謹以清酌羮羞祇薦于伯兄八七府君惟兄易簀今既周星禮雖有制而忠愛敬日日新又日新兄靈清明雖千變萬化不可度思寂然如水之清豈惟某心永欽百世之下凡心光内明者孰不興敬知嘉定之有人祝辭有盡愛敬終無盡饗

祭愿禪師文

具位楊某敬致一奠于圓寂毒果宗人愿禪師接辭累

界洞見底蘊妙蘊非蘊斯蘊無盡相與切磋無如若何浮雲忽斷碧空無畔斗城老人送奠于遠

奠安康郡太夫人辭

具位楊某謹奉奠于故安康郡太夫人祖筵曰於乎哀哉道無不明人自不明天地之道為物不二人天地心三才一致自學子裂坤道於乾元之外置天地於人心之外而先聖之道始不明於天下雖古烈婦賢母載在簡策人所知敬而道終未明於乎哀哉夫人

淑德懿行其夙昔而不得備知而辱在州里又辱知於尚書因尚書而獲脩登堂再拜之敬望見榆屈之光退而得諸親知夫人慱觀古書中秉正德居既富且貴人所不敢仰望之地而至樸至儉服有人所不堪之衣其聞不勝起敬起慕曰夫人之賢行如此又尚書嘗道其燕侍之言確乎不動於勢利清哉偉哉今又獲尚書所狀行實啟讀熟複益視其所未知毋儀坤德其灼知其為天地不貳之道往往嵗嵗横目

未必咸知就知之不能無疑而其確信之斷斷乎無疑胡不攷諸易乎日用而不知夫惟不自知是以人雖有道亦莫之知有奠在筵有銘在旌商祝讀辭道由是明尚饗

奠鄉相慶國太夫辭

敬致奠于近故慶國太夫人靈筵其辭曰道以一貫無所不通其在朝廷其義如此其禮如此其在宗族其其義如此其禮如此其在州里其義如此其禮如此

一也某等以州里之義為奠為賻致哀敬之禮于慶

國太夫殯前皆用此道恭惟太夫人實以此道孕和

育粹篤生元輔又以此道茂膺錫命備受嘉福某亦

何敢不以此道為祝為辭古奠無辭奠之有辭幾年

于兹有其舉之於義無違大道在斯至靈清明昭斯

饗斯

奠馮氏妹詞

凡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某祇奉祖奠于亡妹百

念八娘子某自總角以至於六十不知吾妹性質靈明不因言而始覺後觀古而默契比偕甥輩暫寓於吾室之西偏間得款話話次始知靈覺天然萬古鮮儷士而能覺已足垂芳千世婦而能覺古惟太姒自茲以降以倬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內明心通惟龎氏母子及吾伯姊暨妹而妹乃生而明某所以每歎其未有與擬靈光溥其無際神用應酬卷舒雲氣亦猶鏡象參錯來備而澄明瑩然斯靖斯止方謂嫂婦

輩朝夕依邇德意德言其有薫漬天胡奪吾妹之遽慟哭不勝再慟莫繼疾作累日中既復常僅能朔哭今復甚病食損十九茶尔瘖甚祝告以翼日帷荒就道矣不可遠送忽哀寫此哀哉痛哉哀痛之極死生之變其與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何異吾妹靈光之妙正如此

祖奠馮氏姊辭

後父弟某謹致祖奠于亡姊百十九安人憶昔世父合

居武康諸姊俱長其輩幼行男女則別同堂對房旦旦肅揖歲時奉觴姊雖有行歸寧則常獲依居眷深愛長日月如車轂俱鳥鬢霜三遷數里家道寢艱安得徒步數數而登堂昨問姊疾姊猶為興坐榻良久具請安寢問答清明後聞復强謂福履益其綏將夫何遽然棄諸孤以行㑹哭家廟為位其旁姊七十某亦六十二一哭遂疾作踰月未平遽告啟期扶力而來哀不勝矣欲慟懼其傷生撙哭忍痛執奠涕滂於

乎功哀至情豈一幅之辭可以盡道其中腸

祖奠姪婦舒氏

叔舅某兹祭奠于亡姪婦舒氏就封有期酌酒以告婦吾友西美之子來相姪懌旦旦登堂叙揖時節叙拜祀事相禮凡百惟肅近懌有覺轉以告婦廼克領會且曰特以分嚴有願陳於叔舅之前當益有啟明之意疾革又覺截不啜哰於乎哀哉於乎善哉懌復告某婦秉禮嚴默符先聖於乎姪有至德善行如此叔

舅未之知迺今知之而遂隔幽明於乎哀哉叔舅朽
質新年六十有六不可冒寒風酌奠以別辭噎莫繼
哀哉哀哉哀哉哀哉

奠孫甥子方

舅具兹致祖奠于故孫甥子方吾甥始以夢中而覺夢
中已拱達旦猶拱目是心明達於日用舅劉餘礙喜
甥之覺妻甥以家女每每講講切謂甥用力於仁庶
幾乎仁何壽之促雖有懷中之玉力未續續妻與子

遽環而哭舅拘官守聞訃望哭既歸哭柩日月遄速
今且奠甥老不可慟哭哀哉哀哉哀哉哀哉

奠曹叔達

哀哉痛哉叔達叔達哀哉哀哉叔達篤志于道晝忘食
夜忘寢踰浹而忽覺二千年來覺者甚無幾比覺者
鮮滋衆而每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懷中比
裕甫遠來即訪動靜裕甫莫之知適通史使君書崇
儒重道甚備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報緘曰叔達

物故矣哀哉痛哉哀哉痛哉老不能慟望哭敬遣斯奠哀哉哀哉

宋楊公伯明封志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強人之明孔子大聖其所啟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月至日至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強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

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其先大夫顛沛而拱如初伯兄諱籌字伯明晚而頓覺不勉不思云為變化易簀之言曰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意而適於乎斯豈庸衆所能知時嘉定三年二月庚申壽七十有八月甲申塟于慈谿縣之石臺鄉句容村孝順里王舉先大夫墓左娶李氏塟同域子恬惟恎愷愉孟女歸顔袞仲歸舒

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於乎子孫皆覺又皆就業仁守足以垂名于後載之家傳亦垂不朽奚假誌銘誠甫其以此紙告於父

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奚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庸常之即道聖人患斯道之不明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可謂昭白而學者習讀天經地義之言猶罕達天經地義之旨就闕近似終非本真孩提無不知愛其親斯

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斯愛無躰貌不可推其所始
又不可窮其所終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
惜哉慈谿之金川鷄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
于學孝行著于鄉母疾病且革文舉封體取肝為粥
以進母越夕如醉而醒迺底于寧鄰里以其實上于
縣縣上于州時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大夫人亦
願見命縣勸駕嗣王温顏獎稱將聞于朝文舉曰本
心救他無覬嗣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叙其事

祖璠左朝議大夫知江陰軍父柗迪功郎處州青田
縣主簿母陸氏封孺人某老矣思妣氏之不復見見
妣氏之家賢婦則如妣氏存焉某既誌舅氏墓茲又
誌舅氏之孫婦墓於乎傷今思昔尚忍言之蔣氏在
母家志趣髙潔來歸外氏敬事舅姑黙符禮經淑質
凝重悉能先見閨門之内進退有度安心澹然不以
處約為耻子女衆多人不堪其憂其心若固有之宗
族敬之家用平和上下無怨克相夫子義訓諸子悉

有成績嘗曰心自坦夷吾何憮乎哉疾甚命子曰吾其已乎勉其力學清明不亂如此生於紹興丁丑卒於寳慶乙酉塟于鄞之桃源封孺人子四曰夢祥曰元凱俱入學請舉升舍曰元哲曰元圭登癸未科修職郎新婺州司户參軍女三適里世胄文郁李正君姚鑰孫震亨巽亨夢祥領諸請銘其以外氏之義不敢辭乃引筆而銘之曰人心即道一貫不二外氏賢婦慈湖敬誌

宋翰林醫痊臧公墓誌銘

某之外曾王父臧公諱中立本毗陵之無錫人為儒而通於黃帝岐伯之道樂四明山水而徙焉今六世矣娶無錫承氏生五男子長諱師心次諱師旦次諱師顏是為翰林醫候累贈從義郎次諱師文是為某之外父以文行升上舍貢禮部次諱師臯其自識事已不及見外王父母矣惟省總角侍母孺人歸外氏猶及見外伯祖母從義孺人倪氏諸舅環侍朱紫滿前

今妣舅俱亡而諸姈又亡傷今念昔哀動于中比會從姈孺人盧氏埜從表兄屬其誌銘從舅醫痊墓并敘二姈其屬卑德下懼莫之任表兄勉諭于再于三其不得而遜乃退攷其行實已而歎曰正道之不明於天下也蓋自周衰以迄五代周六官分職皆所以為民極極者天下極致之道而天官之屬有醫師焉有疾醫焉蓋上士中士為之古之為士異乎後之為士古之士以德行道藝後之士大抵以文辭是故品

流之論與而是非之實殽亂夫天下極致之道惟其是而已矣捨天下公是公非而虛文而侈是無惑乎後世之風俗日趨於敝而不反古也皇宋舉三代之遺制建百官一道德而習俗之固猶滯於流品之論豈其人猶或未有公是之實耶若吾外氏則有公是之實矣從義之戒子曰疾者之求於我當懷惻隱毋以利為也違吾言為不孝醫痊諱賓卿字雲叟從義之仲子也亦急於救物不以貧富貴賤二其心醫有

能而無資公推挽俾盡所長樂必已給報必彼歸其不啻不忘如此是非公是之實耶善無大小道無精粗公和而不同不妄言笑遇事若無所可否至大義所在則介于召公以謹厚聞于鄉郡太守多所愛重有故舊羅横逆公憫其無辜思為一言其家忽盛金帛以請公正色却之曰女以物浼我吾不復為言矣其妻與子羅拜泣曰今不敢以累清德卒白其寃後踵門來謝亦不之納斯固士君子常行而文辭之士

間有不能是又非公是之實耶公孝友儒雅閨門雍
穆初以侍從參奏試翰林院補翰林醫學累轉至醫
痊賜五品服隆興元年六月八日卒壽五十有五明
年十有一月丙申葬于鄞縣桃源鄉之西山萬嶴合
先室盧氏之藏盧氏順事舅姑睦於姒娣內外無間
言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卒壽三十
有六丙寅九月乙酉乃克葬戊寅郊賚贈孺人醫痊
再娶盧氏女弟亦封孺人後賜冠帔孝謹之行如其

女兄壯年孀居遂棄鉛華終身德性澹然人奉之不喜忤之不怒是非榮辱不以動其心時時誦郤除𠎝惑滋成疾趣向髙明又是邪之句一日夢神人告之曰女壽五十二今以積德延七十六及屬纊之夕安然如寐實慶元三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壽七十六符神人所告云明年二月甲申合塟于萬塋子男三皆儒學長諱泳紹興元年四月二十有三日卒次諱濟季諱沔淳熙十有五年七月十有二日卒女二

長適承直郎州學教授盧子即從姈之從姪也次適里士陸檍孫男十有三本植登紹興四年進士科迪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格登慶元龍進士科迪功郎新紹興府諸曁縣尉杷楷栺松棫杓梢棫栝枚孫女五長適顧教授子次適玉牒信郎通夫次適太學生史彌鞏次適里士舒濤次適里士章德甫曾孫男十有七元善元謹元吉元慶餘未名女十有五俱未行不勝含哀起敬而銘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道一

以貫孰精而深孰庸而近胡不聞先聖之言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庸常也猶與舅姈德性正順有皇極焉人毋易之自起逌離之病

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陳氏昌陵宗室燕懿王七世孫脩職郎慶元府鄞縣主簿名師邦字共甫之妻也慶元二年九月乙巳夫人以疾卒于鄞之官舍既踰月共甫含哀以告四明楊某曰嬪年十八歸于師邦執行婦道相宗事唯

謹和上下嚴內外敬戒無違性行靜正不愧屋漏不
悅華飾夙夜服勤至死居人所難堪之貧而安之賓至
質衣治具儉而敬平居樂聞善言動心忍性故氣質
日變以美師邦貧而多病間歲講學武夷閩浙往來
二千里或者獻疑納忠咸尼之嬪獨能輔吾志去之
日不為兒女悲惟敬相勉曰願夫子德益進業益脩
瓶無遺粟妾餓死不悔也嘗假館於外閉門課子讀
書餐粥不給非師邦朋友之饋弗受其父母兄弟招

之宴遊不往靜重有如此是以聞風者樂道其美至引以相警戒嗚呼今亡矣年止三十六生二男曰希龡曰希韶二女曰桂曰梅今將以其柩歸十有二月壬申葬于臨海郡城之東北望海山之原師鄭嘆其秉志之可嘉悼其降年之不永又愳師鄭或負斯人之所期也故述其大略以道其失助之悲且屬其銘其墓其聞其言中心敬生曰有賢婦若是宜書銘曰世觀夫人若力而為我觀夫人其自有之惟其有之

是以安之斯有斯安豈惟夫人不自知雖百世無能知

王德髙墓銘

四明慈溪王德髙諱鎬為鄞人後徙慈溪曾祖諱發故夔州巫山縣主簿累贈朝散郎祖諱庭芳故朝奉大夫直秘閣致仕累贈大中大夫考諱基故從政郎潭州長沙縣丞德髙忠信德行勢利紛華一不以動其心弱冠髙與鄉貢繼大學後登進士科尉江州湖口時歲

不登郡委偕德安簿視荒德高不憚履畝務寬下戶簿趨郡上目太守怒其減及縣額之半擲於地簿遺書言使君意叵測德高報勉其堅守且以罪自任邑民不勝感德既而韓使君入境問父老以邑官之賢否咸稱尉賢自是邑民之訴于郡者悉以委德高德高處決一一惟允無復異辭一日彎卒者獲三捕卒乃徑人之隸于池陽大軍官捕甚急懸賞至千緡是在法抵死自首則免第賞不行爾遂以卒自首聞於

軍帥三卒遂免死南昌宰不事事即檄德高兩易簿
并攝縣比至縣視其囹圄充斥纍于廊廡者纍纍問
之吏則曰是皆負官賦者德高曰噫彼繫於此賦何
從出悉召至庭下撫問喻曉與期而遣之吏執謂此
皆頑民一縱不可復追弗聽皆羅拜而去遂相率如
期而輸民訟之久不決者盡為之決遣里正之頑黠
者於期會唯謹不敢違德安宰以事被鞫德高又奉
檄攝邑且俾盡有宰之月給德高容以半遺宰之家

未嘗以語人也湖口丞素相陵德髙不校暨官滿郡督過良窘為之極力調䕶以薦舉陞從政郎授建康溧陽丞以慶典循文林郎覃恩循儒林郎民之訟之帥漕皆乞送清强官縣丞累年滋蔓曖昧之訟一旦而平公不可槩舉至有家詣庭下以手加額再拜而去者漕使林公枅剛方疾惡所至竦畏始臨治所德髙逆諸境一見慰藉甚厚云得政聲於道路即面付民訟數十本居亡何得替告歸時已六月漕欲少緩

交割以下半年薦削相處對曰已交事漕悵然德高恬不以為意厥後司糴行都適值積弊之後商旅不通德高始至即率同官力請于長明示以信酬直必時無掩阻牙儈必力劾誠亦不忍欺衆商感悅舳艫輻輳歲糴值百萬不勞而辦考滿以賞循承直郎後調會稽丞年踰六十精力不衰職事益不苟終更奉祠雖貧而樂親姻交舊宦達寖多無求無請庶不近名直不忤物無町畦無緣飾吏能精敏法令明習事

長官如父兄與同僚如朋友久敬不替御胥吏如家人視部民不啻如赤子御家詳整有法度氣貌方嚴而即之也温虛心樂善好獎勉後進於人無賢否敬愛惟均族黨姆姻舅之家或有人所難處苟知之必忠告善道其人亦多感悟遷善仲子津治詩魁太學一時流輩推與家世衰落咸屬意俄夭折親黨不勝痛惜德髙雖哭之未嘗過為感終日危坐凝塵滿席嘉定六年三月丁未以疾不禄壽七十有九娶孫氏

再娶馮氏四子湜津準瀟女五皆以適人二孫杭楠

女二諸孫將以十有一月丙申奉柩葬于慈溪縣

金川鄉琉嶼銘曰忠信正直寬裕明叙德高有焉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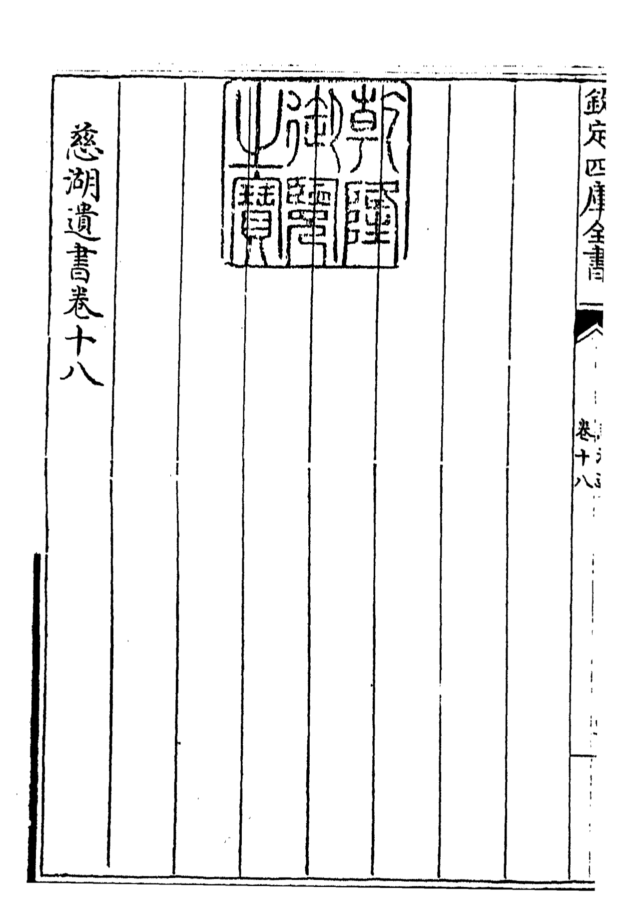
匪爾極

其不欲從近世出名銜按温彥博墓誌撰者亦

不出名銜孔安國作尚書序不出名里王肅作

家語序不出名里其鄉亦不出名銜今知非故

改過



慈湖遺書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慈湖遺書 卷十九 附録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候選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潘炯

慈湖遺書卷十九

宋 楊簡 撰

先生曰勿盡信非聖人之書其少不明於是非為非聖之言所誤惑不知其幾年後乃知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戒之哉

又曰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良可念也孔子之言

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錄猶或失真況於非聖之書其害道者多歟

孔子閒居解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

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下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

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

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

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即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

三無子夏沉溺於文義之淵藪斷非一語之所能曉敷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謂至人皆有心志即志即至無所復至凡志之有所思焉有所感焉思亦何所思感亦何所感思無所思人自以為思感無所感人自以為感倏然而思無所起思而又思無所止人自以為止所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孰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倏然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

所止人自以為止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或曰氣氣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若然則由志而為詩詩亦然也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樂亦然也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

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於哭顏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衆人之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為可見可聞也衆人之哀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為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即實是實即名名與實亦名也惑其名者

失其實也志即詩詩即禮禮即樂樂即哀志氣即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為是言也聖人之言不可以一定論也或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三無或曰致或曰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人曰五至吾曰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吾曰四曰五可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

論之無不可者是故無聲之樂即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即無服之喪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即聲也禮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即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也即服也聲即無聲體即無體服即無服本無所異何必言同唯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命何所基命何所始始無所始無所窮際謂之極寛極宥可也不可得而見不可得

而聞不可得而思謂之至密可也曰基曰宥曰密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聲即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徇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為定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夫曰基命所以原始也原聲所始始無所止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果日聞四方矣無聲即聲聲無體即體無服即服服無本末無粗精威儀

實無體其曰不可選也是誠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固無服之喪也即齊斬功緦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緦哀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為也即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為齊斬為擗踊為毀瘠一也非人之所為也天也天即人人即天地即日月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末本本末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與人謂之本則亦姑從而謂之本人謂之末則

亦姑從而謂之末人謂之天則亦姑從而謂之天人謂之地人亦姑從而謂之地人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之日月人曰四時吾亦何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曰禮人曰樂則曰樂人曰人則曰人人曰道則曰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曰志曰有曰有曰無曰無號名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不渾然寂然也人自以為紛然雜然也故曰即哀樂之相生而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非徇名者之所知也亦非徇實者之所知也

實無所徇實無所實棄名而求實非實也棄實而言名非名也實非學者之所知也名亦非學者之所知也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亂則昏不知則清明則無所不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貢以為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為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茍有意焉夫子必曰毋有必焉必曰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微有意度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先衆人而

知之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之所能道也此非思為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清人心自明人心自無思無為人心自寂然不動思未嘗思人自以為思為未嘗為人自以為為清也明也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也知也不知也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

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旨非
美盛所可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可得而盡也故孔子
又啟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
而明之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五起猶五節加焉
而六可也損焉而四亦可也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
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即樂匪異匪違無
體之禮威儀遲遲威儀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內
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

匪有得亦匪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
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
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融無體之禮上
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
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
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強從容有常無
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
志既起斯起即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

道大通無遠弗届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無私喜怒天地日月即人人即天地日月以為異者耳目思慮之所及也以為同者非耳目思慮之所及也非是有非非及不及天人無違故帝命之人而違天私意作之故天命去之得此道者謂之聖聖無不敬敬非人為是謂日躋為則墮矣莫克進矣進亦匪進人言曰進

姑亦曰進是進無思是進無為自然昭明自然暇怡寂然渾然融融遲遲所以順帝則者在斯所以作式于九圍者在斯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神氣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而芽甲形庶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為百骸為九竅為視聽言動為氣志嗜欲寂然渾然又何其清明又何其如神也即人即神姑曰如神何以驗其神嗜欲將至有開

必先天欲降雨山川先雲宣王未出而臨蒞天下也

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為乎其神至如此道通為

一其心甚神神無方體易曰範圍天地天地在吾心

量中也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萬

物者聖人實發育之也此道非聖人獨有而衆人無

也天下之所同也自此而上千萬億年皆此心也自

此而下千萬億年皆此心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

宣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

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為先在今不為今在後不為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常清不思慮而常明何獨聖人為然又何獨宣王為然樂平有老士王者曩數年夢令遣胥致命俾成先聖之宮且名之食期日二十有七至是默符曩夢期日正同故王老感異捐金特盛此亦王老之有開必先也於戲人皆有是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心即天地之道即禮樂之原即文武之德即三代之德

而不自知貴不自知愛殊可念也能自知者千無一
萬無一自知誠鮮而常知常明者又鮮自知者孔子
謂之知及之常知常明者孔子謂之仁能守之自知
非意慮之所及亦非捨意慮之所為意慮交作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皆有是明徳而不能以
自明能自明而又不能常明有時乎昏則不可以為
仁仁者覺之謂醫家者流謂四肢不覺為不仁先儒
嘗舉此以明仁無一物之不覺無一事之不覺無斯

須之不覺如日月中天如水鑑昭明常覺常明自覺自明晝夜通貫顔子進乎此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者如仲弓之徒亦可以言仁惟日月之外亦昏亦違可以言仁不可以言盡仁顔子幾於盡仁矣孔子六十而耳順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附録

曾定遠既刋先生已易又刋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眞聖

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舁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説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六日彦惏敬書

熠頃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觧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悟後學因鋟木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推雜出傳記者雖戴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推大學中

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斯人良知良能萌膺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内心者可以自省矣嘉定戊辰十一月甲子學生廬陵曾熠謹書

四明楊先生已易先生挈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此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彦㦸事先生舊矣頁丞言水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攜示彦㦸曰

先生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共將刋諸版俾彦㦤書于後噫定逺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彦㦤起敬起恭以謂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定逺篤好欲刋之心不離刋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刋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口手斯旨彦㦤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閒先生字敬仲嘉定元年六月六日學生承事郎知吉州吉水縣

丞趙彦㦛敬書

楊先生已易曩先生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熠得其本因謁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詒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為轉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為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説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于今前聖之意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横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為一家而已易一

書悟天地為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粗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沉潛而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駢造聖賢之域可也嘉定戊辰十月甲子

廬陵曾熠謹書

楊先生田翰

簡咨定遠契好長書細楷遠以見示備著深情跋語及大學簡所未安大學非孔子之言定遠曰體察曰隱

諸內心是未信此心之即道故更體察更隱也體察與隱皆起意孔子戒學者毋意曰內曰外皆起意此與大學同病曰止曰定曰靜曰安皆意也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正其心又曰先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在格物皆意也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定遠更需餘言然已易閒居觧亦詳矣略復不縷縷簡咨熠再以書叩老先生其畧云　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没斲喪所存者幾希平時憧憧往來於利

慾之塗而牛羊斧斤若是其濯濯幸而聞大人先生之言是為之涵養為之克治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於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蘗時時發見焉必也體而察之隱而度之持循執守久焉而後安止精熟不失我心之本然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情並行真誠與偽念交作果何以洞悉其然否恐救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竊嘗深念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

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度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汩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為也熠輒欲於此加閑邪之功可乎使邪既閑而平常正直之心自見如雲陰解駮而日月之體自明由是坦然由之而無疑沛然行之而莫禦下學之用力果可以如是否乎

老先生復賜書畣云

簡咨定遠契好兹又得手帖備見問辨不鹵莾然定遠謂汩沒斷喪所存者幾希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

復還是定遠猶未自覺自信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無膠擾易曰變化云為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改冥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此皆道心之變化定遠豈自旦達暮皆為邪改邪足矣孔子曰改而止邪改即止不可正其心反成起意是謂揠苗所謂芸苗乃去惡草即改過已易閒居鮮並收已四月廿三日簡啟

熠刊已易閒居鮮因紀歲月僭書數語於卷末嘗以書

請益老先生往復之間兩蒙報教始謂平常正直之心即道而體察隱度者未免起意再謂日用變化豈無膠擾但當改過遷善而止熠反復敬誦老先生之言乃知此心虛明萬物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輒合已易閒居解為一帙并以二書刋其後敢不服膺以無負老先生循循之誨嘉定巳巳六月望曾熠謹書

慈湖遺書卷十九

慈湖遺書附録

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敵突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演皆不仕考諱庭顯臞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屹砥柱頹波中奮自植立起門戶繩已甚度飭弟子齊家有紀律

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極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省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泣下至自拳象山陸文安公碣其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先生生有異禀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猶居鄞祥光外燭亘天而上四廂望之以為火也輒集衆環向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間一紙凡遨戲事呼譟過門聽若無有朔望

例得假羣兒數日以俟走散相征逐先生凝靜几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户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傍二親寢已弇燈默坐候熟寐始揭弇佔畢或漏盡五鼓為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肎規時好作俗下語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輙魁闈耆舊言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閧閧競寸晷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無一字悞寫竟復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已長先人乾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宫選登乙科授迪功

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尺紙入市可質數千日諷詠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乎初先生在循理齋嘗入夜燈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吾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素相呼以字為交友留半月將别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

平旦嘗聽扇訟公即揚聲荅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决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公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荅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沿檄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

春喪妣氏去官居堊室哀毁盡禮後營壙車廏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為之旨縱横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為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兹壯邑於今為赤縣而士俗爾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繫銜例主學事無以風動

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靡廩稍效尤俗吏束溼程賦役事笞棰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稍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樸茂來問學先生曰子姑習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生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為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服除以通奉公畏浙江濤受紹興府理椽便就養奸狌

必躬臨之端嘿以聽使自吐露囚情炯燭罔失毫末猾
吏僅行文案手膠拳莫敢舞越部都臺府鼎立大抵承
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史
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白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
吏過渠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摘擿往事置之法
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可為乎歸取告身
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甞舉職官一日
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已意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削憲

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度節薦先生學能治已材可及人居無何闕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閫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潚都堂審察僅一考即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差淛西撫幹大尹張公杓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慕

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牘日相銜在庭天府澔穰類多庋契聱牙不易可辨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膝會莫不服為神明譏甸災意恟恟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疑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悦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日憂其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為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

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不效尤稱門生求脚色狀例遜謝不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輙從部中得去剡章輻集溢數削返之改宣教郎知紹興鄞縣以外艱不往宰饒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枝柱苟旦莫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真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

策耳善為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為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徃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為庸庸

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使舉吾邑人皆為君子況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剗除氣習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汩於凡陋視道為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顛冥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為之風動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嚚健虛唱官府姦人無賴潮藪歸之起事端賊

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為鷹犬挾借聲焰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狺狺然來搖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圄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為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熙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衆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乾繇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賛易後未之

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群臣衰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綠大非禮北人曩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為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實賛初政推崇道學茅拔茹連公論翕然奮張謂我本朝統

承二帝三王之脉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義是故國有元氣三綱九法頼以司命此皆累聖培植及二三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扼我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染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辯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

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辯臣為祭酒屬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耻之汝愚徃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為汝愚發為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為先生辯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僞若先生則見謂僞之尤者痛黜逐掃地不留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權發遣全州將陛辭

擬二劉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况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于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

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辯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于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為可戰則戰上帝以為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為湯武之師故

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公羊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尅剥諸軍怨讟溢于聽聞陛下亟罷尅剥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為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略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昜爾揺邉瑣口語籍籍莫敢過其端萌故先生顧懇陳之刀筆小吏狐鼠弄威福冐節鉞張甚先生趨脩門閭慫慂脩尺牘答曰我無是也未及對

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恨先生
抳不上聞為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上
屬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
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
于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
知都城之内外有饑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子
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請鬻身助給
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

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為民父母而有此群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群臣詳議内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贓吏之手多少財賦徒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壊於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虚籍不知其幾以虚籍之費濟饑民何為不可聞淮民之饑者欲渡江郡守遏之結怨

饑民是激之使為亂又聞賑濟官以嘯聚申上司累累查不報昏繆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冦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為非反非為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伏則因則絣訊或舉債或鬻產甚者鬻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汚為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千緡彼此

本庫自支生辰有送子生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為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

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虚文則舍惡從善舍偽從實吏姦頓掃民悦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脩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藝興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複乎古先聖

王之訓典未踐脩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齊諸軍不過射刺繫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三軍大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惻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慼額久之人爭傳誦流入北境見者輙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臣

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為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為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河不滿溢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與殺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贓汚怨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為旱蝗近者凶人謀為大逆天祐宗社幸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

而為乖厲為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于
宮中又分命偏于羣神畧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
根本未除也臣朧月三劄所陳皆弭災厲消禍變之道
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逵小宗伯章公
頴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江西隱
士吳姓者漕司申請謚先生按吳有云安社稷而以庭
幃在念不知為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既違
先聖訓且啟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覿先儒語亂臣十

人問太姒為誰吳曰武王毋曰何故毋亦為臣答曰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其子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毋其毋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為夷狄為禽獸難議謚章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舉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劄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舉者嘗曰為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劄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為親

故問京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囑當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為前班上眷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為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

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為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令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為群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

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生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
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就與陞
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
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
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為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
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
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
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

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賛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甚

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
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
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為是者道也
以為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
年為紀為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
知道故敢頓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
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
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

遂力求去得温州先生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啟周禁群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美尚賜酺有時不縱為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貸視之以媒飲者冶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到郡之明日妓羣賀即戒之具狀來衆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首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紀郊周官書

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如脫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美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先生架大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無時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文移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據案方書判有喏于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荅揖入言苟是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為撓有私鬭者五百為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

寨兵捕之巡尉傈挑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堵進為懇致悔罪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售産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上位尊顯何得爾對曰令所訴行也

文何以為語對曰益苦受其狀既而麕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為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靳之竟追斷償所負瀕海膠禁甚嚴商人庾税闌出海時副端方以威福奴視官府二子新喪母歸輙衰衣造庭挺身自冐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某老繆不堪為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僦

屋扼舟人喉衿巷居者若溉濯而官失虞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廂官立毀之廂官慴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為吾用邪科首械之徃遂即日撤去滿城讙踊勒石名楊公河楮劵之秤提也所至嚴酷以徃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饑察使於先生為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入徃傳道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

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
不肅使者而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
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
禮北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
同升自西階足踧踧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
禮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
子也況今天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
知先生終守正不渝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

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絶
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使者友告于朝曰秤
提若永嘉可為法矣後憲臺亦以議察奉朝旨行郡先
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阼階西向坐不終辭
故事歲擷朱欒蒸馨木而化之曰柑香分遍朝路號土
物名品又蠲楮真柑介饋費大哥擾悉削去食用甚菲
設廚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為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為
樂羞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

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自將不費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咸向方知務已學有冐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間貴游狃聲樂事教放蹈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庋置之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别館猶愧發顔間豪侈頓消兼并衰止閭巷雍睦無忿爭聲諸邑訟者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賭是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有父母

慈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稺纍纍爭扶擁緣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傾城出盡哭有機户嘗遣徒亦手織綿字為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適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為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繪雲聚山積懽沸井里此實録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真有三代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告于陛

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巳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為上策而不敢行以圓多闕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簒楚取賂以直為曲寃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因辭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為常恐拂其屬姑容之

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吠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杯水捄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為小善而忽之也堯舜舍已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衆以改過為耻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

善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㝡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况告君乎復詳劄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先生不樂用磨勘

初員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乞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金大饑北民繈屬歸我蜂聚蟻壅日數千萬計邊吏間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慼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況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一旦饑驅敵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胱

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寢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久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為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

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剥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措劵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雖稍寛而有秤提州郡過嚴民甚寃苦又鹽法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敵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客子若千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為迂闊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為通才權

術苟且暫遺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遠此道民畔如歸惟陛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己求言聞過願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歎曰吾亦老當去矣猶未已邪會有疾遂連乞假先生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其踰七十又幾年三八

脩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擇不被於天下徒綴班列不
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
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直
寶文閣亳州明道宫再任十四年除秘閣脩撰紹興千
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南京鴻
慶宫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宫
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
洊賜帶寶慶元年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親灑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簡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臥病控辭至于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加累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尋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纊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告詞有云作覲來歸胡不愈疾士歎明師之失國奚黃髮之

詢學者觀之為之悲慟鄉閭孺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遐邇弔奠者交踵四朝書舊百世宗師生榮死哀不愧不怍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恪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愷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宣教郎知湖州德清縣童居善宜倅舒公諦璘之子銑孫男五埜坒基在堂孫女二長嫁將仕郎韓夔曾孫金以三年四月乙酉壟邑之五峯嗚呼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說爭鞭駕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為經章句以

為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裂剥蝕舛千稂莠學者信之愈篤即所以遺害者愈深求其真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于千載之上無是理也於赫我聖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肇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虚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為禹以之行其無所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為剛為定為繫

為筆削襃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彛之則茫茫千古智探巧索如瞶商律如膜揞杓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競無須臾微懈且又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閏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于熈光詠春之間

而啟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
間見諸雜説中者刋訛剔誣萃六卷而為之觧謂人皆
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已以易為天地變化不以易為已
之變化故面墻者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
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已易人
皆徇目為見徇耳為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
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間居觧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

性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大虚未始不清明去其雲氣則清明是性人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絕四紀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紛呶簧鼓疑似支離坐祟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啟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

說法導淫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曁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脩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治務蓋先生之學以古聖為的嘗言

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為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願焉其領玉局而歸也門人益親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巋然天地間為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平生多所著述片言隻字無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内未易遽集方裒之其已成編者甲槀乙槀及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皆成書時受恩師門至

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獲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門人嚴陵錢時狀

文忠西山先生真公跋文元公行狀後

慈湖先生將葬叔謹書來命德秀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粤山

之麓亦以是為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
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朞功之慼下汨緦麻服制期一
以經禮為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
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
不峻切而聽者常愯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
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怳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
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扣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何所據以為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其心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既有人非高第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

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為
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俟
行述者正夫所纂正夫蓋有得于先生之道者也故其
言言皆實録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真德秀䟦

慈湖遺書附錄

慈湖遺書後序

余少讀性理羣書未能折諸聖也見有所謂楊慈湖氏者不知其學不知其為象山高弟今巡按江右秦公道出信州手是編以示余曰慈湖吾鄉先正也其遺書尚存顧多舛訛子盍正之俾世之學者窺其淵源余始得而玩之知先生之學受之庭訓吾之扇訟而大有得於靜觀體會之餘求諸心之精神則曰聖在是見孔子絕四曰無意則欲不起念自謂學者舍是皆第二義也故

鞭辟處如捍强敵一至融液脫落殆晴雲麗空舒卷自如而光風化日有莫測其端倪者然余嘗聞之孔子語諸子之求仁其義不一曰克已復禮曰敬曰恕曰恭曰忠曰言訒曰先難曰愛人曰寛信敏惠因材而篤使之會萬為一慈湖豈不屑是也葢學者分量不同夫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萬世心學精一之綱要也不然又獨不聞太極無眹而萬象森然已具乎此一貫之旨也未至慈湖者當自考矣余也莽裂何足語此特承示以識一

言若篇章謬複多所散逸而大意藴包釐校彙粹終以成集而梓行之以不違秦公詔世之初心斯同寅查原慱之緒餘余無庸焉謹序

